六百里
华夏文明五千年 太平猴魁六百里
黄山太平猴魁博物馆

www.huangshannews.cn
黄山日报

□ 乡村旅游

初识百桥古村黄备

□ 许安斌

唐末黄巢不杀不烧不掠带有“黄”字之村，歙之县令张正则后人为避战乱，来歙南一高山深坞溪边结庐暂住。是夜风雨交加，溪水哗哗，黎明雨止，见溪水不浑而清，认定这是一方风水宝地，遂定居下来，取名黄备，繁衍成今天千人大村，已1100多年了。

想象中的黄备，许是深山老林里一个年代久远之村而已，传闻中的黄备，又是那么使人难以置信的美妙。及至我举家去了黄备游览，始知“百闻不如一见”的道理。车到黄备村头，举目只见在很深很长的山坞里，座座青山接蓝天，两条清溪穿村而去，古树名木一排排，古民居古建筑依山傍水，家家门前有小桥。

黄备背靠巍巍石耳山，清溪碧流家家门前过，几百户人家，是一户一小桥，几户共一桥，桥两边是家，小桥连大街，车在街中穿行，店在水边经营，游客在小桥上看风景，老人、闲人在家门口聊天。好一幅小桥流水人家水墨画！黄备古桥多，各桥又不同形不同貌。平板桥、石拱桥、栏干桥、条石桥、半月桥、廊桥、亭桥、木板桥、麻石桥、细凿桥，神韵无限。桥名优雅，含义深远，形神并秀。蛇桥，如蛇伏水；镇安桥，企盼保一方平安；永丰桥，祝年年林茂粮丰；聚义桥，倡导团结友爱；共和桥，愿村人和睦相处；御洪桥，抗洪保无虞；以及宗穆桥、桃源桥、浪霜桥、傲霜桥等一百多座古桥，从村头至村尾一字排开。一村百桥，安徽乃至全国也罕见吧！隔溪相望，过桥相通，门口是桥，过桥是街，各家各户在门口造阶级下溪，黄备人叫它“水埠头”，终年洗涮浆淘都在这里。日里三餐，各家端着饭碗，隔着溪流，隔着小桥，边吃边拉家常，有说有笑。入夜，左邻右舍聚集，谈古论今，直到月斜星稀，风清气爽，才三三两两各自回家，明夜又来。黄备人千百年来就是用这种“隔溪心一条，桥通两边亲”来说乡愁，忆乡愁，传乡愁，品乡愁，思乡愁……

没有古树的村，是谈不上古村的。黄备非但古树如林，且树龄多在400年以上。

村头天官邸前，那高大整洁的大坝上，赫然写着“千年古树”四个大字。坝顶山岗上，一株古樟，身粗数人围，高巍昂昂，已经1000多年了，风雨千年，多次雷击，浑身斑斑驳驳百孔千疮，依然枝繁叶茂，荫覆亩余。村人说，从先祖建村时，这老樟就伴随着黄备一路走来，见证了黄备一千多年的兴旺发达。哪年这树上鸟多巢多，那年村里就格外人丁兴旺。哪年花繁叶茂，那年村里喜事就特别多。村人视为神树，专人保护，不准损其一枝一叶。

令人称绝不迭的是村中水口。南宋时，黄备人取“拦水筑坝，生生不息”之意，于溪流直下里许的地方，用壮元石建了一道长100多米、高4米、宽6米的夹溪大坝，改溪水直去为拐弯南行的水口。大坝上各植樟、榆、槠、冬青、槐、紫檀等名木10多株，今树龄都在400年至800年之间。6只精雕细刻大石狮，如岗临哨，威武守护着水口，避邪杀妖，保一村平安。水口坝大道，一色鹅卵石嵌砌，清盈幽静。一条2米宽的水口石板大道，通向村东村西两座古桥，一曰“永昌”一曰“集庆”，寄托着黄备人对“既寿永昌，年年喜庆”的美好祝福。

高大的石坝，清清的溪水，参天的古树，雄武的石狮，玉立的小亭，卵石的曲径，青青的草坪，平展的广场，黄备的水口令人赏心悦目，是游人逗留赏景和村人休闲弹唱和起舞的好地方。

黄备的每一幢古民居，都在述说着黄备的古色古香。建于明代的“德馨堂”是一幢秀才门第，四列三开间，上下对堂。“四水归一”的大天井，周遭以尺余宽近丈长的大石板铺砌，内呈尺深水槽。能接雨水，纳阳光，通空气，故有“紫气东来”之说，别有洞天。屋内梁托上的花鸟虫鱼之雕，美鹤欲飞的窗衣，格子门的三国故事，堂左壁的“松鹤图”，右壁的“揶鹿图”，厅堂壁的“鹤舞雄狮”、“喜鹊登梅”、“百鸟争鸣”等木雕工艺之精，有“木树无风枝叶动，石人不语似有声”出神入化之妙。

且不说“天官邸”高大门楼上多层镌空的绝艺之美，也不说门口石级的宽大显赫，及马头墙的挺拔高昂。厅堂里一方长3米，宽1米，上写“天下治行第一”大金匾，此乃黄备张光祁任河南南阳知州时为民作主，以草鞋编织抵交税赋，解了全国农民欠税的难题，清同治皇帝赐了这方匾，是何等的荣耀。后张光祁又在抗洪抢险中七日七夜不入署，倒在抗洪第一线，以身殉职，是何等的爱民，使得“天官邸”尤为受人尊重，是黄备人引以为荣的明代古民居。

同样，在黄备后临山，前挨水的长长短短多如网织的巷弄里，星罗棋布着“耕德堂”、“亦政堂”、“是政堂”、“砖门屋”、“维新厅”、“叶家厅”、“朱家厅”、“胡家厅”、“童家厅”等数十幢明清古居。关帝庙、尼姑庵、观音堂、土地庙、云亭、太史巍牌坊古建筑不下百处。砖木石三雕将徽派雕工刻艺精巧地融入于“精忠报国”、“孔融让梨”、“三请诸葛”、“九世同堂”、“和为贵”、“忍为上”等历史典故和组画之中，彰显出黄备厚重的历史人文。占地4300平方米，长40余丈，宽10丈，始于明万历二十一年(1594)成于万历三十年(1603)的张氏宗祠，为极为罕见的五凤楼结构，分门厢廊、前、中、后进。于门廊可眺远山近水之绿色，前厅可聚众千人，中进举行大典，后进由高大石阶拾级而上至祭拜台，规模之大，为歙南第一祠。祠中置“铜钟”、“象鼓”、“金香炉”三宝。其铜钟高丈余，龙虎纹饰，敲时声传十里，十六个壮汉方可抬得动，有徽州第一钟之称。

黄备哪来如许钱财？造得如此大祠？有个美妙传说。说是村人时常收到叫“风官人”寄给“秋嫂娘”金元宝，查无此人，无法退还，只好存起来。几年后，存的金元宝，竟有几稻谷桶(一种高二尺、四方角、内空五尺，徽州人用于打稻脱粒的木制器物)。村人议定，用这些金元宝建张氏宗祠。张氏宗祠从水口下一直造到临溪。见溪边一满身缠满秋花藤老枫树有碍造祠，便将枫树砍掉，从此再也没有金元宝寄来。原来，“风官人”就是古枫树神，“秋嫂娘”即“秋花藤”成精。

黄备张氏，本富甲江南，史料记载，歙城河西披云峰下那座建于北宋重和二年(1119)高大的长庆寺塔(国保单位)就是黄备人张应周所建。金元宝的传说，足见善良的黄备古人不愿显财露富的高贵品质而已。

黄备，真是一处“古树高低屋，斜阳远近山；林梢烟似幕，村外水如环”的美妙古村！

□ 旅游业界

婺源一民宿获全国最佳创新奖

□ 王国红 单长华

日前，2017品橙旅游大住宿论坛在北京发布了2017中国住宿大奖名单，江西省婺源县思口镇西冲村的墅家墨娑·西冲院荣获2017中国住宿大奖“民宿精品”类最佳创新奖，成为此次评选出的六类最佳奖项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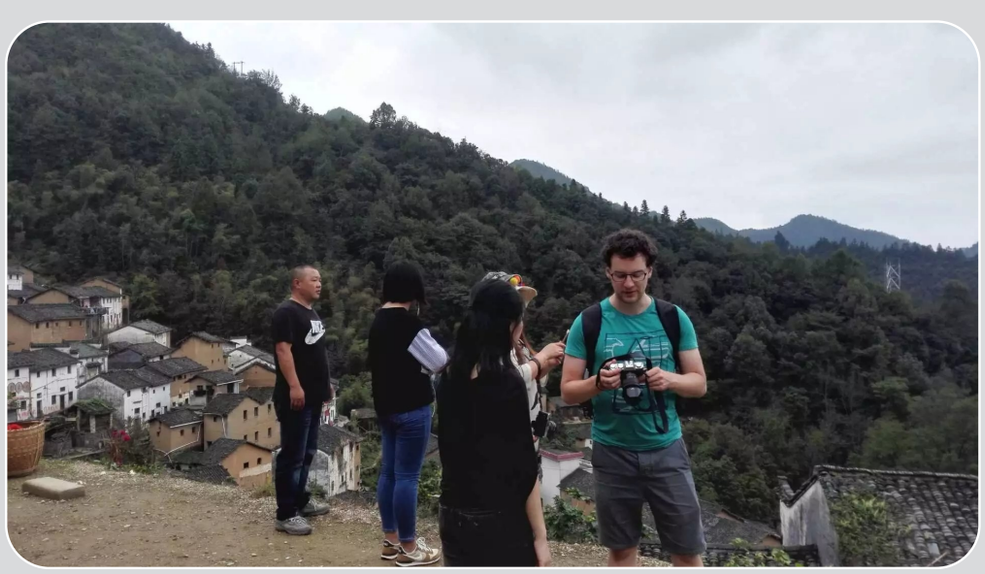
当下，民宿正逐渐成为旅游业界的热门话题。当简单而美好的乡村生活方式一再被人们提倡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聚焦乡村，越来越多的优质民宿遍地开花。被外界誉为“中国最美乡村”的婺源，提出把发展民宿作为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，按照“品牌化、规模化、差异化、规范化”的思路，大力发展民宿产业，构建全域化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新格局，打造中国民宿产业的样板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。婺源精品民宿有别于传统农家乐。他们在不破坏原有徽派古建格局的同时，巧妙运用徽派经典元素，将现代人本理念注入，挖掘周边可利用的自然资源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，营造独特的生活意境。“墅家墨娑·西冲院”度假别墅是由一座清代祠堂改造而成的徽式民宿，设计师秉承“以墅为家”的新式度假理念，将外在的徽州古貌配上内部的现代元素，使其具有极大的视觉冲击力，深受游客青睐。

□请您欣赏

洋人看土楼

□ 汪志强/摄

歙县深渡镇阳产土楼群坐落在龙王尖的半山腰上，以规模宏大、建筑风格独特、原生态的美景和淳朴的民风吸引了广大游客、摄影爱好者前来游玩、拍摄。这不？一些外国游客也被阳产土楼群所吸引，不远万里来游览。洋人看土楼，本身也是一种别致的风景。



□ 游记

妙趣横生走镇江

□ 张启立

走出家门，游览异地他乡，虽然同在一片蓝天下，但外界的自然风光与当地的乡风民俗，往往给人一种视觉的享受和心灵的触动，你在收获文化、历史知识的同时，亦收获着室外健身的快乐与放飞心情的愉悦。四月好心情，我们作了一趟妙趣横生的镇江之旅。

镇江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与大运河交界处，系国内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，迄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。这里既是古时镇守江防之要地，又是古迹遍布、风光绮丽的旅游城市。

旅游大巴沐浴着毛毛细雨，刚在市中心的招呼站停下，年轻的地陪导游小王便跨进车厢，用饱满的职业热情和大家交流，很快便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陌生感。小王的开场白仅四个字：“身手钥钱”。我心想，小小年纪，竟敢公开敲诈？导游似乎读懂了我脸上异样的表情，娓娓道出了此话的含义：出门旅游，千万别忘记带上“身”份证，“手”机，“钥”匙和“钱”。大家一听，发出一片释然的笑声。是啊，如今赶上快节奏的年代，外出旅游者的“三要素”(健康的身体，有空余的时间，有可支配的金钱)也与时俱进，变成了“四要素”。有一位老人早晨退房后，匆忙中将空调遥控器当作手机带了出来，电话当然也就一直打不通，急得忙找导游，导游一看，哭笑不得，老人也闹了个大红脸。身手快捷的导游马上上楼，将他那只与遥控器差不多的手机拿了下来。

早就听说镇江有“三怪”：面锅里煮锅盖，肴肉不是菜，香醋摆不坏。这次不仅见证了，也品尝到了“怪”的味道。相传这锅盖面还是皇帝取的名字。话说乾隆帝带着两名身怀绝技的宦官，微服私访，六下江南。一日来到镇江，见街边有一面馆，便进店坐定。可老板娘划掉几根火柴，就是点不着火，火着后就是烧不开锅里的水，丈夫用竹竿挑面也总挑不起来。不免心中打鼓，煮面时，由于慌乱，丈夫将旁边煮香肉小锅的锅盖碰掉在了面锅里。丈夫心说索性让它们一起煮吧，殊不知这些和锅盖一起煮过的面条，既筋道，又鲜香，更好吃。乾隆问店家其中的秘方，老板将锅盖掉进面锅里的失误如实告之。乾隆一听，原来如此，顿时龙颜甚悦，说：“难怪这般好吃，就叫它锅盖面吧！”从此，锅盖面便在镇江流传开来。

肴肉的食材为猪蹄，竟然和八仙中的张果老扯上了关系。由于肴肉质地滑嫩，味道鲜美，口感极佳。饥肠辘辘的张果老要了2斤老酒、4斤肴肉，大快朵颐，吃得酩酊大醉，结果难分前后，倒骑着毛驴走了。

镇江的恒顺香醋，全国闻名，妇孺皆知，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。据恒顺香醋厂文史馆介绍，杜康发明了酒，他的儿子发明了醋。一天，儿子偷喝了父亲酿的白酒，斜依在马槽边睡着了，嘴角流出的口水淌进马槽，和饲料发酵出一股奇异的香味。梦中见一白发老道告诉他，“廿一日酉时”，它就成了。醒来一想，廿一日酉时，合起来不就是个醋字吗？

在穿越百年、梦回清朝的千华古村，游客们纷纷穿上主人早已为我们备好的清朝服装，有皇帝、贝勒爷、大臣、格格、宫女等，在时光倒流的游戏中，旅友们寻找、分享着那年那月宫廷中痛苦与快乐的碰撞，爱恨情仇的较量，光明与黑暗的搏杀。在大街，在广场，耍猴遛鸟、杂技魔术、戏曲歌舞、作坊小卖、当铺迎宾、酒家吆喝，沸沸扬扬，一片喧闹。置身其间，仿佛来到了旧北京的天桥。果不其然，台上表演唢呐、口技绝活的那位演员，就自诩是北京天桥某杂耍大师的关门弟子。无论真假，其人嘴上确有些功夫。

带上美好的祝愿，踏上隆昌寺祈福之旅，我们步入镇江之行的尾声。隆昌寺矗立于镇江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，有“律宗第一名山”之称。我们为家人、亲友祈福之后，被安排在寺中斋堂，和僧人一起品尝佛家素斋。僧侣用餐，规矩甚多，不得随意走动，不得讲话，不得发出不和谐的声音；用餐前后，碗筷摆放要一致。整个用餐过程，都在静心品味、心怀感恩的氛围中进行……

□ 踏 寻

丰乐溪畔西溪南

□ 汪日升

丰乐溪畔，春绿漫天，枯藤放花。遥指天空的杨柳，硕大挺拔，浓阴蔽地。抔饮清冽的溪水，扰动一湖春色。过拱桥，绕平湖，目送叶叶竹筏顺溪而下，浑身上下透出阵阵清凉。布谷鸟，散落在高树间，抑或停在一两家的马头墙上。它传递着烟雨迷蒙的空落，又平添了“杜宇一声春晓”的缱绻。

西溪南，背倚凤形山，坐落在丰乐河的南岸，沿溪而筑，蜿蜒数里。这是一个有着1200年文明史的村落。始建于后唐，经五代、两宋，鼎盛于明清。因傍丰乐河南岸，故又称丰溪、丰南、溪南。

清冽列的溪水，由太平矶引来，如一蜿蜒前曲的玉带，飘逸在古街长廊间。高大的白果树，满目疮痍，却是枝繁叶茂。过一道廊房，人民公社的旧址直愣愣的露在面前，正门上方依稀可见一个大大的红五星。它由祠堂改建，二进宽敞，作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殿堂，至今驻留着特有的庄重和威严。供销社是西溪南最热闹的地方。曾几何时，这里的墙上贴满了形形色色的标语。无情的岁月模糊了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的神话，留给后人的却是深深的警醒。

正月一过，铁匠铺就火爆了起来。师傅不疾不缓地拉着风箱，嘴角一起一落的。炉火熊熊，火花四溅，红彤彤的镰刀成了最耀眼的明星。淬火的浓雾随着一阵笑声飘散，埠头上便多了洗菜的大嫂，浣衣的姑娘。桃花汛开，溪水汤汤，正是涮洗日用家什的绝好时机。那种游人一边行走一边侧脸看水，姑娘埋头漂洗，间隙里瞅望行人的际遇，可真是世界上最恬美的生命契合。

街道两旁屋宇相连，拱让凹凸，错落有致，街上有老字号的货栈、药房、包子铺。特别念想那位和蔼可亲的师傅，呈坎溶溪人，他包的萝卜豆腐包，馅多不腻，皮透不粘。小时候怯生生问道“招牌呢”，老人努了努嘴，意思是说那蒸笼里冒出的热气不就是最好的广告吗。他是一个善人，一把祖传的火烫药，凉血祛毒，病除无痕，不知给十里八村送去了多少福音，而他却不接受任何馈赠，照旧卖他的包子。

吴姓是西溪南的望族。距古镇约两里的吴家大宗祠早已灰飞烟灭，我也仅仅有幸目睹了它那气势恢宏的门楼。吴氏历代子孙兴旺，支派繁多。思睦祠坐北朝南，落成于明嘉靖年间。祠前清溪环绕，一路石栏防护。祠分四进：前进为头门，二进称“忠孝世家堂”，三进称“四睦堂”，董其昌题额并撰写楹联；四进为“神堂”。前进、二进及思睦堂全用楠木建造，因此又称楠木厅。层次分明，等级森严，是族祠当中最有皇权色彩的建筑。西溪南，这个“首富歙邑，文化昌盛”的地方，自宋以降，涌现了诸如吴自牧、吴鼎新、吴海、吴元满、吴养春等一大批名人。

岁月如歌，时而高亢，时而悲催。十八街、藏春坞、钓雪园如今已是香消玉殒繁华落尽。得意时倩影翩跹笙歌婉转，落魄时穷困潦倒身心俱焚，过去如是今亦如此。麻将巷不长，却由一百三十六块石板铺成。财主的儿子沦为乞丐，这样的际遇是多么令人欷歔啊。

抚摸着斑驳的灰墙，打量着逼仄的村巷，我在细细品味一本沉甸甸的书。风云万里，烟尘渺渺。远处的阳光与树林，映照出村中依旧煌煌的古民居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一条幽长而寂寥的古巷。过去人称祝家巷，如今旅游又多了一个更夫巷的叫法。人多的时候，我喜欢一阵疯跑，因为阳光总在远远的那一头。西溪南有两条重要的水系，一是陇堨渠道，一是雷堨水道。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闼送青来”。恰恰是这条古巷连接了正街和后街，贯通了老屋阁和楠木厅，绿绕亭和丰乐河。幽幽古巷承载的是时俗的变奏，珍藏的是天荒地老的情愫。青石上屐痕无数，最清晰最恬美的到底是哪一道哪一画？

木门尘封了许久的印迹，小心翼翼地折向雷渠，天空中却多了一道道蔚蓝。“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”的杭州太过奢侈，浓重的商业色彩几乎让钱塘江潮湮灭了“烟柳画桥”，但这条沿溪而筑的街道却来得十分的清静淡雅，两岸的村民也就过得十分安逸淡定。这条由雷堨注入的溪水，巧夺天工，清新自然，水色澄明，波光粼粼，即便是山溪暴涨，也只是水位略升而不见泥沙俱下的。

溯流而上，则是号称“江南小都江堰”的雷堨。堨上平水如镜，山光岚色，一派旖旎。幽静的水面上，毛茸茸黑溜溜的小野鸭，整齐划一，列队滑行，疏密有度，没有波纹；去留无痕，没有一丝声响。看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我常将这里私授给许仙和白素贞。“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”，密匝匝的绮恨催老了多少青年男女，连呜咽都嫌得多余，更何须悲鸣哀嘶？

岁月让徽州留住了风流和幽怨，无数的过往早就成为人们心中的记忆。

本版责任编辑/程东灵 E—mail:hsrbcdl@163.com